

长篇纪实文学

李时雨

传奇

李武魁 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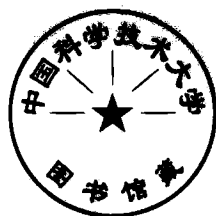
新华出版社



长篇纪实文学

李时雨传奇

李武魁（执笔） 李岩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时雨传奇/李武魁 (执笔) 李岩著.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9.12

ISBN 7-5011-4732-9

I. 李… II. ①李…②李… III.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5977 号

李 时 雨 传 奇

李武魁 (执笔) 李岩 著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162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一版 2000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4732-9/I·247 定价: 1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松花江畔出“三宝”	
	巴彦苏苏有“三怪”	(1)
第二章	慕好汉结交“匪首”	
	学宋江改名“时雨”	(8)
第三章	迷茫中林枫“指路”	
	读“天书” 黑夜明灯	(20)
第四章	火车站“卧轨”斗争	
	破“刀阵”闯进南京	(30)
第五章	闹金陵“枫雨”同舟	
	珍珠桥鲜血染红	(40)
第六章	“霹雳火”捅了漏子	
	义勇军叱咤风云	(49)
第七章	罗曼艳史风雨雷电	
	为李大钊扶孤护灵	(60)
第八章	张学良愤掷球拍	

蒋介石被捉细情	(65)
受派遣潜入西北“剿总”	
摆家宴爆炸“思乡弹”	
张学良的前期“活档案”	
有的放矢激发少帅爱国情	
蒋介石被活捉丑态百出	
第九章 运电台刀光血影	
老虎嘴掏出活人	(101)
夜幕笼罩下的天津卫	
特务机关盖印的“派司”	
运电台智勇闯敌卡	
老虎嘴里掏出冯骥	
第十章 大汉奸拼凑“六大”	
汪精卫卖国秘踪	(119)
冒充伪国民党“六大”代表	
汪精卫卖国秘踪成情报	
第十一章 伪政府出笼前后	
陈公博隐私艳情	(133)
伪中央政府在南京出笼前后	
陈公博鲜为人知的秘事艳闻	
第十二章 凭智谋敌为我用	
靠正气顶住妖风	(144)
巧评诗变成知音	
女秘书卖弄风骚	
第十三章 参谋长只抱烟枪	

	孙悟空钻进心脏·····	(160)
	伪市长上海被刺如地震	
	大烟鬼当参谋长做摆设	
	孙悟空钻进心脏显神威	
第十四章	回“老家”枪林弹雨	
	借“清案”敞开牢门·····	(175)
	冒枪弹夜过“封锁沟”	
	借敌剑劈开铁牢门	
第十五章	“双角马”被砍犄角	
	借敌剑愤斩“魔王”·····	(185)
	砍掉“双角马”的犄角	
	李时雨如虎添翼闹上海	
	挥敌剑痛斩“杀人魔王”	
第十六章	仨女星围恋一男	
	孟幻飞吸毒丧志·····	(198)
	堵阴风假恋仨影星	
	上海滩间谍大会战	
第十七章	宪兵队深夜砸门	
	亲兄弟被杀狱中·····	(209)
	孙静云“舍车保帅”	
	借考察摆脱困境	
第十八章	汪贼死众奸争权	
	周佛海勾结戴笠·····	(220)
	汪精卫于日本丧命	
	汉奸武装变“国军”	

第十九章	传情报歼敌两团	
	入龙潭虎口救人·····	(230)
	一纸情报歼敌一万官兵	
	冒充“接收大员”救出杨靖宇胞弟	
第二十章	抓机遇打入军统	
	会戴笠摸清底细·····	(235)
	巧应变潜入“军统”	
	“军统”头子戴笠丑史	
	杜月笙公馆会戴笠	
第二十一章	真汉奸一网打尽	
	王昆仑免遭杀身·····	(246)
第二十二章	为争权特务掐架	
	军统头戴笠摔死·····	(251)
第二十三章	陷囹圄饱受折磨	
	赵朴初狱中传信·····	(257)
第二十四章	黄雨斋肝胆相照	
	出牢门重登征程·····	(269)
后记	周顺理泰山推荐	
	安全部审稿把关·····	(275)

第一章

松花江畔出“三宝” 巴彦苏苏有“三怪”

在中国东北边陲，有条美丽的松花江。春天江面解冻，造型不一的冰块沿江而下，互相撞击的“咔咔”响声，像在打击乐伴奏下舞动的银鳞凸凹的长龙。夏秋季节，江水透明碧绿，树木、山峦、彩云倒映河里，犹如望不到头的画廊。冬天江面结的冰似硕长白玉，狗拉的爬犁在冰上疾驰如飞，又仿佛童话世界。

松花江北岸有个巴彦县，古称“巴彦苏苏”——在满语里是“富饶之乡”的意思。它地处小兴安岭脚下，拥有千顷林木、亿亩草原，林海草丛中的无数小溪汇集的河湖，宛如飘逸的素缎、古朴的宝镜。特定的生态环境，成为天然动物园，珍禽自由飞翔，奇兽悠然漫步。

努尔哈赤率部族靠铁马金戈席卷神州，他的后人在北京建立起大清王朝。这些皇帝老子虽然居住在紫禁城，仍馋涎故里以飞禽走兽烹饪的佳肴，将巴彦县一带

圈为皇家的猎场，每年的秋冬季节，驻扎在齐齐哈尔、黑尔根（今嫩江）和呼兰的官兵，就架鹰带犬蜂拥而来，争相走马射猎。把鹿茸、虎胆和熊掌等名贵猎物，用快马日夜兼程送往京城，向朝廷进贡，供皇家大饱口福。

到了清代咸丰 11 年（1861 年），因南满大部分地区遭受百年不遇的旱灾，几乎颗粒不收，百姓难以度过荒年，朝廷深恐饥民造反，才所谓“施皇恩”，御笔批准巴彦县一带“放荒招垦”。灾民拉家带口，成群结队奔向松花江北的“物华天宝”之地——“巴彦苏苏”。

在灾民的洪流中，有辆“吱扭吱扭”响的牛拉的铁轱辘车，车上装载着残缺农具、破烂行李和锅碗瓢盆，拥在牛车后的男女老少 11 口人，就是这本书主人公李时雨的爷爷辈携带的全家。

李氏原来祖居山西省太原府交城县，清代乾隆年间“闯关东”迁徙吉林省榆树县，没料想从尿滩挪到尿滩上，又得第二次逃荒。他们几经周折，渡过松花江才在巴彦县的雌凤岗搭了个窝棚栖身，开始了“榜青”——垦荒生涯。

千百年的荒草甸子，冬枯春生，土壤挖出来肥得冒油，李家老少爷们又不惜力气和汗水，往处女地里撒下的种籽，不用施肥料，就赍收大豆高粱。简直是名符其实的“粮仓”；加上又能够“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进汤锅里”，到 1908 年李时雨降临人间的时候，李氏家

族已经勤劳致富了。

李家已拥有坐北朝南连着的两所院，都是“干打垒”。所谓“干打垒”，是以木板当“模具”，把掺草的干泥巴装进“模具”里，夯实后，脱下“模具”，依次往上加高。这种“干打垒”既能就地取材，又能严冬挡寒潮、酷暑隔热流。前院的9间北房，是全家人的卧室，冬天烧火炕，每间卧室再放个胶泥捏的大火盆，严冬也暖如阳春。东厢房当粮仓，大豆高粱囤上尖。西厢房是马圈、磨房和厕所。宽敞的后院种植蔬菜和烟叶。因北满“胡子”（土匪）多，为防抢劫、绑票，院墙的四角还有“干打垒”的二层碉楼。

松花江畔出“三宝”：人参、貂皮、靰鞡草。人参是中药的珍品，而东北的人参尤为名贵，称之“东参”，是滋补养身良药。貂皮一般为金黄或紫色，茸毛柔软、闪光，加工成帽子和外衣，不仅有保暖御寒功能，而且飘舞的鹅毛大雪，距离貂皮还半尺远就被溶化了。靰鞡草为野生植物，它生长在湖滨河畔，约高3尺，草梗像粗粉丝那样细，深秋收割运回家，晾干后绑成小捆存放起来。入冬把它垫在石板或木板上，挥动木棒砸软和，捏成“壳篓”状，塞进靰鞡靴里，穿在脚上犹如保暖御寒的毛皮，还有隔潮吸汗的功能。

如果说松花江畔的“三宝”，是当地的特产和松花江人的骄傲，那么“巴彦苏苏”的“三怪”，又是当地人民为适应特殊环境而形成的一方民俗。

所谓“三怪”是：窗户纸糊在外，小媳妇叼着大烟袋，生下孩子吊起来。

巴彦县一带，冬天经常狂风卷着鹅毛大雪，当地叫“暴烟雪”。如果照关里的风俗，把窗户纸糊在窗棂的里面，外来狂风很容易把窗户纸刮掉；横向窗棂上积得雪多了，屋里的热气又往外涌，把雪溶化，窗户纸就渗湿、被狂风刮破了。为此，人们才创造性地把窗户纸糊在窗棂外面，一般都是糊比较劲的“高丽纸”，用鸡毛蘸若干豆油淖在窗户纸上，再抹撒开，使它变成油纸，从而，不怕积雪渗湿，因糊在了外面，风越刮窗纸与窗棂贴得越紧。

山东的妇女生下小孩历来把孩子仰八脚儿放在炕上，她们“闯关东”移居东北后，把此风俗带来。巴彦一带的村落大部分靠近山林，野兽出没无常，有时还蹿进村里。当地的妇女为确保孩子的安全，使用木板钉个长方形敞口的盒子，用麻绳吊到屋里的梁上，把小孩放进木盒子里，既免遭野兽伤害，又像摇篮。这就叫“生下孩子吊起来”。

“关东烟”驰名海内外，北京朝阳门外有个“关东店”，就因有“关东烟店”而得名。巴彦人几乎家家户户种烟和加工烟叶，妇女久嗅烟味而有瘾；为把烟袋做为随身携带的抵御野兽侵袭的武器，烟袋杆往往都3尺长。所以，“小媳妇也叼着大烟袋”。

李时雨的爷爷辈是哥仨，他稍微懂事，就发现家里

的人分成三个等级：三祖父粗通文墨，能记庄稼账，占据家长之位，不下地干活，还挺横。亲祖父排行老大，他和二祖父目不识丁，处于无权地位，同长工一起下田干活回来，铡完草，还得一个喂马、一个喂猪。妇女是最低层的三等人，做饭、缝衣裳，还得伺候长辈、丈夫和孩子。奶奶们的眼睛有的烂眼边，有的迎风流泪，还有的过早掉了牙。母亲更是从早到晚手脚不停地干活。男人对女人还一生气举手就打。

爷爷辈的哥仨，只李时雨的亲爷爷生男，其他都只生女，父亲生的头一个男孩——李时雨的哥哥，凭掌权的三祖父一句话，就算过继给他了。他视如掌上明珠，而对李时雨却冷若冰霜。

家庭成员的不平等，和对孙子辈的冷热两样，对幼年的李时雨刻骨铭心。他悄悄地请教父母，他们说是“命”。什么叫“命”呢？李时雨的内心悬起个大问号。

李时雨 8 岁开始上小学，因雌凤岗只有 30 几户人家，学校只有一位秦老师，教《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位秦老夫子阴阳怪气，研究《奇门遁甲》走火入魔，用粉笔往墙上画了个门，就梗着脖子往里钻，碰个头破血流仍执迷不悟，深更半夜又迷迷瞪瞪跑出门去搞什么“步星斗”，黑灯瞎火倒栽葱掉进井里，呜呼哀哉。

小小的雌凤岗再也找不到像样的老师，只能在姪的里面拔大个——由老秦之子小秦接过“教鞭”。他根本

就没喝多少墨水，只能让学生念死书、死背书，根本就不会讲。他发现李时雨天资聪明，学习成绩拔尖，就封他为“大班长”，当“小先生”。

9岁的李时雨正满脑袋苦闷，母亲刚39岁就早逝了。她先后生育4男3女，除养育子女，又几乎承担全部的家务劳动。生病后，家长不给她请医生治疗，只让烧香念佛，越念佛病越重，终于去世了。

家长说丧事“可以大办”：搭起灵棚，请来吹鼓手，一连三天，吹吹打打。让李时雨和兄弟姐妹都穿孝衣、戴孝帽，每天早晨都到土地庙烧香、磕头，还要日夜守灵。大哥虽已过继给三祖父，出殡的时候，仍由他这个长子披麻戴孝、打幡摔盆。丧事刚办完，就由家长决定，又把李时雨过继给二祖父了。

李时雨给二祖父倒水、点烟，二祖父、二祖母和姑姑也都疼爱他。

一天晚上，刚喝完苞米楂子粥，李时雨给二祖父点着烟袋锅里的烟，他趁老人的高兴劲儿提出要求：“我想去兴隆镇念书！”

二祖父听了一愣。他吧咂几下烟袋嘴，才说：“咱们雌凤岗离兴隆镇12里路，你还是个孩子，每天早披星星、晚戴月亮来回跑，身子骨受得了吗？”

正在洗碗的二祖母扭回头来，吃惊地睁大眼睛：“那太玄了，万一在路上碰上黑瞎子（狗熊），咋得了哇！”

“兴隆镇的学堂有学生宿舍，学生可以住在那里。”

李时雨怕老人舍不得花钱，怕他住在学校总不能见面，接着解释说：“入食堂的学生，每天跟在家里一样，也是小米干饭、粘豆包、楂子粥，背去粮食就能入伙；镇上的学堂实行星期天放假，每隔6天我就回来看望您们二老。”他说罢，眼巴巴盯着二祖父的脸。

二祖父光叼着烟袋喷云吐雾不吭声。李时雨正急得两个手心冒汗，二祖母用围裙擦着洗完碗的手又插了话：“不是你爷爷怕多破费粮食，是他不敢做这个主呀。”

也许是二祖母的话发挥“激将法”的神效，只见二祖父把烟袋嘴从嘴里一拔：“在家在学堂都吃一样的饭，这个主我敢做！”他瞟了眼桌子上放的《千字文》书，叹了口气：“我这一辈子当‘睁眼瞎’，受够了窝囊气。我本来打算你念点书、认识几个字，能记庄稼账就够用了，即然你一门心思想多念点书，又只是背几袋粮食就成，干啥拦你呢。”

李时雨高兴得跳起脚，立即又给二祖父装上一锅烟，递过去，“嗞啦”一声划根火柴，又帮着把烟点着，激动地说：“我念书有了本事，将来挣了钱，先孝敬你二位老人家；谁再欺负咱们，我就同他打官司。”

“好，好！”二祖父转朝二祖母：“你把粮食准备妥当，挑拣新被褥、新衣裳带去，再多带几块钱。在家千事好，出门一事难，出门在外，别让孩子为难，也免得老师、同学瞧不起！”

第二章

慕好汉结交“匪首” 学宋江改名“时雨”

兴隆镇的学堂，不仅《论语》、《中庸》、《大学》、《孟子》、《诗经》和《古文观止》全讲，而且还开设国文、算术和修身等新课，李时雨如久旱禾苗沐喜雨，学习如饥似渴。从而，孔孟之道的“忠与恕”、“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封建道德与文化，注入童年的心灵，也给他打下了古汉语的坚实基础。

李时雨在喜兴中也有烦恼。

这兴隆镇最早也是从“赵家窝堡”发展起来的，如今虽比雌凤岗热闹红火了，但毕竟仍是个边陲小镇。只要成群结队的军警一来，镇上的头面人物就把这个学堂做为接待的场所，不但学校被迫停课，学生还得给军警“溜马”。

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李时雨正在教室听老师讲《捕蛇者说》里的“苛政猛于虎”，忽然从街上传来战马嘶

鸣声。他朝窗外一瞧，“狗子兵”又奔学校来了。他气得胸脯子一鼓一鼓的：“今天又得停课了，干脆趁早回家看望祖父祖母吧。”他的一只脚刚迈出校门，就被一个麻脸大兵拦住，不由分说就把两匹马的缰绳都塞到他手里：“快牵到街上去溜马！”

西北风卷着鹅毛大雪，霎时屋瓦街巷皆白。李时雨牵着两匹马溜到街那头，返身调转马头，白马和黑马相互踢咬，挂铁掌的黑马大蹄子踩在他的脚上，疼得像割肉。正在这时，忽然从小巷传来鸡鸣羊叫和人的哭喊声。他抬头望去，有个系武装带挂手枪的连毛胡军官正唆使两个大兵捉鸡逮羊，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追上来，老汉哭着呼叫：“俺们是没有儿女的绝户头，单靠卖点鸡蛋、羊奶的钱杂粮糊口，老总们行行好，别抓这鸡和羊啦！”

“老家伙！当绝户头只怨你那玩艺尽放空枪，没子弹，活该！”连毛胡冷笑一声，露出了二鬼把门的大金牙。“有道是‘枪声一响，黄金万两’，‘千里做官，为的吃穿’，眼下没打仗，我带领弟兄冒着风雪严寒跑到这鬼地方，你这个老东西不杀鸡宰羊慰劳、孝敬，还让我可怜你？少啰嗦，快滚蛋！”

老汉抱着奶羊不撒手，老泪纵横苦苦哀求着：“杀了这只羊，就断了俺老两口的粮，要宰就连俺一块宰了吧！”

连毛胡军官用穿马靴的脚狠狠踢去，把老汉踢出 3

尺多远，仰八脚儿摔在地上，后脑壳正撞在一块尖石头上，立即鲜血“咕嘟嘟”往外冒，把地上的白雪染红。

麻脸大兵捉住老母鸡正要走，老太太扑过来跪在地上搂住他的腿，哭着哀求：“那个官长抓去羊，老总你再捉走鸡，就要了俺老两口的命啦！”麻脸大兵掂起马枪托子朝老太太头上杵去，老太太正仰脸求情，恰巧杵在右眼上，眼珠被杵得脱落，搭拉在眼窝下，疼得她在雪地上打滚，呼天喊地。

连毛胡军官带领喽啰们牵羊、抓鸡，哼着小调：“身穿二尺半，吃香油和白面……”扬长而去。

李时雨把两匹马拴到树上，跑过去用手绢给二位老人擦了擦血，一手搀一个送回小破屋。他一只脚迈出门槛，又返回屋把口袋里所有的钱都掏出来放在炕上，才含着泪花离去。

因风雪交加，李时雨没有回家。夜里，他躺在炕上翻过来调过去，眼皮像支着无形的小棍，怎么也合不上眼，“狗子兵”毒打两位老人的“血泪图”总浮动在眼前。他想起老师讲的“苛政猛于虎”，胸中如烈火燃烧。投目窗外，云层里时隐时现的月亮如锋利的弯刀，院里枯了半拉树冠的松树，在呼号的北风中愤怒地舞动着。他“嗞啦”一声划根火柴点着豆油灯，从枕头底下抽出卷了书角的《水浒》，又看起来。

看着看着，宋江、武松、鲁智深从书里走了出来。宋江拍着他的肩膀说：“你白天的事做得对，为人就应